

以生命形式出現的個人，必然只是整個人類意象的部分和扭曲。他是有限的；非男即女；在他生命的某個時期，他也是有限的，身為孩子、青少年、成人或老者……世世代代的個人像身體上無名細胞一樣的逝去；但是穩定永恆的形式卻保留了下來。透過開展自己視野的方式，擁抱這個超我，每個人都發現自己因此被提升、豐富、支持和擴大（朱侃如譯，1997a：420）。

Education of the future should be careful not allow the idea of the unity of the human species to efface the fact of its diversity, or the idea of its diversity to efface its unity. There is human unity. There is human diversity. Understanding what is human means understanding our unity in diversity, diversity in unity. We must conceive the unity of the multiple,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one. (Morin, 1999: 25)

壹、大學入門的啟示

某學期筆者在國立政治大學有一門合開的核心通識課程「大學入門」，6月14日課程的主題是「知識分子」（intellectual），援例先做了一堂課的演講，結束之前說明第二節後讓每位同學上臺發表「誰是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典範」！二十來個同學的分享總歸是相當精彩，他們認同的知識分子可真是琳瑯滿目，包括李安導演、善國璽樞機、瞿海源教授、李家同校長、龍應台、周杰倫、孫中山、科麥隆（J. Cameron）導演等！而其中有兩位同學的意見特別引起我的注目，其中一位認為當代其實是一個「失去典範」的時代，因為他心目中除了孔子與司馬遷，很難再有可以被認同的典範；但另一位接著報告的同學卻剛好有相反的意見，他認為生活周遭令他心儀敬佩的知識分子比比皆是！

筆者在做結論時首先將前者的思維模式稱為「睥睨千古」，後者為「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其次，批判地點醒探究知識分子認同的教育意義目的並非要「成為他人」，而在於「尋找典範」與「開創典範」！

在討論當中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麼當代社會被認同

的知識分子典範遠比50年前或100年前更為多元？這在個人發展、教育改革與文化創意諸層面上提供了如何的啟示？

貳、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

禪宗重要文獻《景德傳燈錄》中有這樣一則公案：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佛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這話我信；但如果反過來說「芥子納須彌」，這大概是胡言亂語吧？智常禪師反問李渤：「人們傳說您讀了萬卷書籍，這是真的嗎？」李渤說：「當然是真的。」智常禪師再問：「你從頭頂到腳跟之間的那顆心，也就如一個椰子那麼大小，那麼你所讀過的萬卷書又放到什麼地方了呢？」李渤聽了，只能低頭嘆服。

佛法認為，在世界中心有一座名為須彌的山，此山極其高大。而芥子指的是芥菜之籽，非常微小。李渤對「須彌納芥子」表示理解，但對「芥子納須彌」就不理解，這是常人的理性思維。對此，智常禪師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椰子大小的心臟能容納萬卷書籍，何以微小的芥子不能容納高大的須彌山？

佛教所言的宇宙萬法本質稱為「空性」，意味著一切事物之間都是相互依存的（interbeing）。

佛陀將宇宙比喻成一個廣大的網，由無數各式各樣的明珠所織成，……每一顆明珠本身都反映出網中的其他明珠，事實上，每一顆明珠都含有其他明珠的影子。（鄭振煌譯，1986：59）

萬物並非獨立的存在，亦無法單獨存在，而是相互一體，如摩尼珠網般彼此輝映無窮無盡。相互隔絕的分別，只是無明妄想而已。萬物的存在都在空性中相互依存，「即使是我們最微小、最微不足道的思想、語言和行為，都會